

# 神聖世界的豐盈空無

——巴塔耶論自主

An Exuberant Nothing in the Sacred World:  
Georges Bataille on Sovereignty

何磊

HE Lei

## 作者簡介

何磊，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HE Lei, Professor,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Email: rholeh@hotmail.com

##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represents the pinnacle and ultimate goal of Georges Bataille's lifelong pursuit. For him, mirroring the degeneration from "a society of consumption" to "a society of enterpris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has reduced human beings to objectified slaves, devoid of sovereignty. Nevertheless, sovereignty remains the noble essence of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an enduring and glorious fire within the inner self. The pursuit of sovereignty entails comprehending and forsaking the enslavement imposed by the utilitarian world, seeking sacred and miraculous moments beyond rational thought, relinquishing plans so as to embrace living in the present, actively choosing a life marked by dedication and sacrifice, and finally, experiencing the supreme glory of freedom and liberty at the moment of rupture with the utilitarian world.

**Keywords:** Georges Bataille, *désœuvrer*, *non-savoir*, the sacred, sovereignty, nothing

195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八載，即將走向生命終點的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開始着手寫作《被詛咒的部分》（*La Part Maudite*）最終卷《自主權》（*La Souveraineté*，中文學界又譯作《至尊性》，日本譯作《至高性》）。歷經兩年努力，貧病交加的巴塔耶最終放棄了完成全書的念頭，留給我們一部謎一樣的未竟之作。如果將貫穿《被詛咒的部分》的“耗費”概念類比為黑格爾哲學體系中的“理性”或“精神”，我們不難發現，這部三卷巨作其實正是“巴塔耶的黑格爾式《歷史哲學》”<sup>①</sup>，可謂巴氏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其中，作為三卷本乃至巴塔耶思想的終章，作為其哲學體系的最後組成部分，自主權理論具有極為重要的旨歸意義。

### 一、極境與豐盈：“自主”的緣起

相較於巴塔耶的其他理論，自主權得到的關註明顯不足，受到的誤解也更多。而且，《自主權》至今未有中文譯本面世。究其原因，除了理論本身的晦澀，作者本人的研究取向與寫作風格也難辭其咎。巴氏理論著作總是呈現出與傳統哲學格格不入的文學風格或囂語氣質，這絕非無意疏忽，而是有意為之，因為哲學思想對他而言不僅是理論表達，更是用書寫進行“自我治療”的實踐<sup>②</sup>。此外，雖然巴氏反對現代哲學的理論體系與宏大敘事，但又總是主張採用跨學科雜糅的“總體”思維方式，用“總體的眼光來看待……問題背後的各種勢力並試圖從中找出彼此的本質的聯繫”<sup>③</sup>。

---

<sup>①</sup> 張生：《通向巴塔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2-13頁。[ZHANG Sheng, *Towards Georges Bataill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12-13.]

<sup>②</sup> 同上，第9頁。

<sup>③</sup> 同上，第10頁。

這一取向源自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對黑格爾的解讀，在科氏看來，人既不是純粹的否定性，也不是所謂的同—性，而是整體性的存在。<sup>①</sup>所以，要想了解人類，就不能局限於一時一地或某一領域的問題，而要採取打破局限、全面認知的思維模式——從《被詛咒的部分》三卷本的副標題“普遍經濟”就能看出，巴塔耶採取的就是摒棄“局限”的“普遍”視角，亦即對人類社會進行跨時空、跨學科的全—面研究與整體考察，形成從宗教史、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精神分析、人類學到哲學等的綜合拼貼。<sup>②</sup>

作為思想家，巴塔耶最重要的理論源頭無疑是哲學，而“自主”問題最重要的哲學來源則首先是巴氏表面上極力否定的黑格爾。經過科耶夫解讀的黑格爾主奴辯證法影響了當代法國思想界一代學人，但是，由欲望來推動、為承認而鬥爭的主奴辯證卻在巴塔耶的進一步演繹下變成了“為自主而鬥爭”的動態歷史。對此，有學者將巴氏的改寫概括為“從主奴到兄弟”“從空間到時間”“從主人到自主”三方面。<sup>③</sup>

同黑格爾一樣，死亡及其催生的死亡意識與自我意識在巴塔耶思想體系中佔據至關重要的地位。人類對死亡的體認塑造了人類最為根本的存在尊嚴，也激盪了人類生死存亡的鬥爭歷史。但不同之處在於，巴塔耶的理論旨歸並非現代哲學意義上主宰客體的主體。人類的追求不再是宰制他者的主人，而是超越主客二分的“自”主者。人類的發展不再是不斷換位的主奴對立，而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友愛共通。人類的關係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奴役，而是主體互涉的平等。

受人類學家卡約瓦（Roger Caillois）啟發，巴塔耶用“神聖時間”

---

<sup>①</sup> 【法】科耶夫：《黑格爾導讀》，姜志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56頁。[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trans. JIANG Zhihu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56.]

<sup>②</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201.

<sup>③</sup> 張生：《通向巴塔耶》，第16-26頁。

與“世俗時間”的二分改寫了主奴的本質差別：主奴之別不再取決於空間性的物質佔有，而是時間性的耗費殆盡——一旦我們超越物化世界的規則，擺脫面向未來的謀劃，放棄不斷增長的渴求，就可以投身於慷慨耗費的神聖世界，成為活在此時此刻的主人。反之，就只能淪為汲汲營營於功利算計的物化奴隸，甘做無法擺脫量化評判的受縛客體。

可見，巴塔耶追求的並不是馴服奴隸的主人，而是以內在狀態取代外在目標的自由自主。在巴塔耶的體系中，勇於赴死的人類才是最自主的生命，因為赴死的旅程是最奢華的耗費。於是，主奴鬥爭的本質變成了人類自身內部主性與奴性的角力，黑格爾式外向擴張的主客爭奪被巴塔耶消解為內在無言、瞬間頓悟的精神逍遙。

在巴塔耶對黑格爾的戲仿闡發中，在“角力”之類的表達中，我們不難看出尼采的影子。而尼采也正是巴塔耶理論體系最重要的另一哲學來源。作為尼采哲學在法國最早的忠實信徒之一，巴塔耶強調身體、感性、力量、鬥爭、運動、變化……卻不滿足於尼采的酒神精神，而要“從‘希臘—羅馬’傳統之前的原始社會汲取思想”<sup>①</sup>。尼采將現代人墮落的癥結歸咎於現代科學的機械與物化，巴塔耶則將問題歸結為人類的勞作活動與功利謀劃。早在《耗費》中他就指出，指向具體目標的行動有如“更換輪胎”或“切割囊腫”之類瑣碎而有限的活動<sup>②</sup>，必將使人類局限於一時一地，無法窺見生命全貌。所以，執着於行動與勞作的人必將囿於井蛙之見，淪為碎片、工具、褊狹的物化個體，也就無從了解宇宙大化的真相。

更為激進的是，巴塔耶將指向功利目標的行動籌劃視作奴役的根源，於是全然否定未來，將目光轉向神秘混沌的此刻、機緣、偶然與瞬間。在巴塔耶的理論體系中，尼采的權力意志也讓位於賭徒般任

<sup>①</sup> 張生：《通向巴塔耶》，第7頁。

<sup>②</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 Consump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19.

性的“機緣意志”（the will to chance）。機緣的意義在於其相對於局限與固化的超越，在於其打破束縛的突破與偶然。機緣既是突破極限的超越事件，又是未知的隨機事件。機緣是充滿禪意的內在體驗，是以不死方式體驗死亡、接近死亡，由此實現連貫共通的極致體驗，更是“一場不知終了了的冒險的體驗”，一種“敞開自己，向另一個人打開”的共通嘗試。<sup>①</sup>

在《愛欲史》（*L'Histoire de l'Érotisme*）等數部以愛欲為主題的作品中我們看到，恣肆奔流的人類愛欲（*érotisme*）就屬於這樣的機緣。愛欲是人類的極致耗費，作為耗費的旨歸，作為三卷本終章的核心概念，自主同樣如此。而之所以將權力意志改寫為機緣意志，因為機緣就是尼采所謂的“孩子”<sup>②</sup>。孩子意味着永遠活潑輕盈、充滿隨機偶然、蘊含無限潛能、始終衝破束縛的生命力量。就此而言，自主者是充盈着孩子般生命能量的人類，是滌淨奴隸氣質、重煥勃勃生機的“超人”。

如果說黑格爾代表哲學的極境，尼采代表力量的豐盈，那麼同時深受二者影響的巴塔耶就是用豐盈挑戰極境、在極境歌頌豐盈的古怪哲人。站在兩位巨人的肩上，巴塔耶一方面試圖以自主權理論達到思想巔峰，借此總結畢生所思所為。另一方面卻又極力避免落入目的論窠臼，唯恐僵化體系有損生命動能。可以說，這樣一個充滿悖論與張力的概念，既是在豐盈極境開放的花朵，又是在旅程巔峰處召喚新生的悖論之花。

## 二、耗費與空無：“自主”的意義

從巴塔耶著述生涯的早期開始，自主權概念就時常顯現在一些片

---

<sup>①</sup> 張生：《通向巴塔耶》，第51頁。

<sup>②</sup> Georges Bataille, *On Nietzsche*, trans. Stuart Kendall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151.

段，但直到《被詛咒的部分》前兩卷，他才有意識地將這一概念設定為理論體系的終極指向。無論是《耗費》卷中驚心動魄的阿茲特克神話，還是《色情史》中光怪陸離的寓言隱喻，背後都有這一概念的身影。因此，巴塔耶用“自主權”作為三卷本的結尾，以此概念為自身體系“封頂”，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自主權是巴塔耶最令人費解的概念，要想知道它是甚麼，我們必須首先知道它不是甚麼。面對souveraineté一詞，最常見的誤會便是將其理解為“主權”，或是古代君王的“至尊”。所以，在《自主權》卷首，巴塔耶開宗明義地表明，他筆下的自主權不同於該術語的通常含義。首先，自主權並非國際法意義上的主權，而是奴性與屈從的對立面——這一澄清區分了廣義的哲學概念和具體的政治運作，顯然，巴塔耶的概念屬於前者。<sup>①</sup>

更重要的是，儘管存在着關聯與共通之處，但自主權不同於古代社會的各類“至尊性”。在古代“人的依賴性社會”中，至尊性屬於奴隸主、君王等人群首領，還屬於宗教性的神明與神性事物——可見，至尊性屬於等級社會巔峰處的存在：至尊者。他可以是首領、君主或神祇，但無論是誰，都只是“例外的自主者”。因為此類至尊者身上體現的自主都只屬於部分人類，而作為巴塔耶畢生追求的理論呈現，自主權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關鍵，不可能只是部分人群的禁嚮。<sup>②</sup>

只不過，隨着“物的依賴性社會”到來，資本主義帶來的異化癥演愈烈，大部分人類逐漸淪為身不由己的物性存在，這就讓主宰他人的少數人類看起來像是擁有自主權的至尊者，也讓人們對自主的誤解越來越深——畢竟，這些養尊處優的至尊存在可以攫取佔據大部分人的勞作成果，還可以讓他人心甘情願地為其勞動，甚至成為其臣屬與

---

<sup>①</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197.

<sup>②</sup> Ibid., 239.

附庸。

但巴塔耶提醒我們，真正的自主權屬於一切擁有尊嚴的人類。乞丐的尊嚴與貴族的尊嚴並無二致，兩者都具有自主性質，但當今社會的新貴未必比乞丐更加自主。在《耗費》中巴氏就曾反復強調，奢華與榮耀並不由佔有財富的數量決定，富可敵國但不懂慷慨揮霍的人類最為貧乏。同理，在他眼中，資產階級雖然奢華自由，氣質卻同自主相距最遠。他們看似逍遙自主，實則極盡卑微。<sup>①</sup>

至此我們已經隱約看出巴塔耶所謂自主權的關鍵所在：耗費（*dépense/consumation*）。耗費是《被詛咒的部分》第一卷的標題，是三卷本的核心概念，更是巴塔耶理論體系的根本原則。縱情耗費是奴役勞作的對立面，後者意味着勞動生產、財富積累與必要消耗，耗費則是不事生產與揮霍無度。巴塔耶認為，功利性勞作會將人類本身異化為奴役的工具。“在實踐的世界中，人類本身就是物”<sup>②</sup>，自主當然無從談起。

因此，非功利性耗費是人類通達自主的必要條件。唯有將富餘能量不計代價、不求回報地揮霍至無目的、無意義的活動之中，人類才有資格接近自主狀態。從古至今，無論是奴隸主還是君王，人類社會的至尊者始終處在物質財富耗費鏈條的頂端。雖然至尊者並不同於巴塔耶意義上的自主者，但耗費越甚、自主程度越高的規則從未改變。

但是，僅僅拒絕勞作、揮霍財富還遠遠不夠，自主還意味着“自覺主動”地打破庸常世界的理性謀劃與功利追尋，如此才能擺脫一切外物奴役。換言之，自主不僅要求耗費物質財富，更要求拒絕理性知識。這是因為，理性世界的知識總是同勞作、發展與未來息息相關。物化世界的理性知識意味着有用的知識，它會將人類的目光局限於一時一地的事務活動，讓人無法理解更為廣闊的宇宙大化。囿於此類知

<sup>①</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197.

<sup>②</sup> *Ibid.*, 213.



識的窠臼，求知就意味着主動追求奴役，唯有“無為”（*désœuvrer*）與“絕智”（*non-savoir*）才能導向自主。<sup>①</sup>

面向未來的勞作不僅將人引向物化奴役，更犧牲了當下最真實的此時此刻。功利謀劃與理性認知將包孕無限潛能的時間流逝簡化為可供量化的線性計劃。與之相對，自主的生存狀態要求摒棄功利勞作、拒絕理性認知，也就使人類超越了褊狹的功利活動，進而轉向生命潛能的無限敞開。自主狀態下，人類得以盡情享用生命的豐盈流溢，不為功利，只為自己，只為生命本身。此時，意義不再取決於行動的功利性結果，人類進入了同“世俗”世界截然異質的“神聖”世界。<sup>②</sup>

從《耗費》到《愛欲史》，巴塔耶不斷地重複着世俗與神聖的二分。這兩個術語的含義與日常語言有異，前者指千人一面、鑽營算計、勞碌奔忙、不捨耗費的同質理性世界，後者則是個性繽紛、縱情恣肆、不事生產、慷慨揮霍的異質非理性世界。追求聖潔的人類宗教屬於神聖世界，人類道德不齒的污穢放蕩同樣屬於巴塔耶意義上的神聖世界。與之相應，深受勞動奴役的奴隸身處理性算計主宰的世俗世界，過着面向未來、審慎謀劃的生活；擺脫外物束縛的自主者則身處超越功利法則的神聖世界，享受此時此刻、充盈流動的生命。<sup>③</sup>

但不同於上述兩卷的是，巴塔耶在《自主權》中更頻繁地強調同神聖相關的“神奇”（*miracle*）——不是宗教意義上的神蹟，而是偶然、意外與斷裂的驚奇瞬間，亦即同必然、謀劃與法則截然相悖的異質時刻。突然迸發的大笑，不期而至的眼淚，擾動心緒的意亂情迷，拂過面頰的春日氣息……這些都可以是庸常生活中的神奇時刻。它們的到來打破了井井有條的時間規劃，構成了一個個與同質、連續的世俗時間截然相反的神聖時刻。正如死亡超越了理性的理解一樣，異質時刻標誌了世俗的邊界，同時也就開啟了通往神聖的孔穴。巴塔耶指

<sup>①</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202.

<sup>②</sup> *Ibid.*, 198.

<sup>③</sup> *Ibid.*, 214.

出，自主權是宇宙萬物間所有驚奇機緣的匯聚之處。也就是說，理性算計無法統攝的所有異質神奇最終都將指向自主權。<sup>①</sup>

其實，無私慷慨、不計代價的耗費行為本身就是功利思維無法理喻的神奇事件，它們充分展現了人類睥睨萬物、無懼生死、超越一切的自由內核，因為耗費的對象不僅是物質財富、勞動產品或人類知識，更是人類生命本身。在無私揮霍的熊熊火焰中，在勇往直前的犧牲獻祭中，汲汲營營的小我生命超脫了有朽之軀的束縛，投身至宇宙大化的熔爐。歸根結柢，之所以如此強調神奇，不僅因為神奇與死亡都標誌着理性理解的極限，更因為神奇事件的斷裂特質恰是死亡大限的表現形式：死亡雖是回歸宇宙大我的融合，卻表現為小我生命的斷裂。謀劃與佔有不可能為人類帶來自主，而擁抱神奇，就是以無言的方式燃燒生命、接近死亡、體認空無、通達自主。

理性世界避談死亡，死亡的焦慮卻充斥着芸芸眾生的每一根神經。之所以要在《耗費》之後書寫《愛欲史》，除了為避免人們將耗費誤解為有利生產的消費，更為了借愛欲表象讓人理解耗費行為展現的自主本質：無懼死亡、主動獻祭，如此方能超越生死、活出自由。《耗費》中阿茲特克太陽神的傳說早就生動說明了這一點：納納瓦津（Nanahuatzin）非但不畏死亡，反而傾其所有，主動投身獻祭烈火，肉身殞滅終成神祇。<sup>②</sup>這就是典型的自主者，他擺脫了小我的算計恐懼，也就不再屬於功利的奴役世界。對他而言，死亡只是新生的起點，自我同一性的界線、生死之間的大限全都不復存在，因為自主本就意味着界線的消弭。他不再是唯唯諾諾的勞作者，而是輕盈歡快的嬉戲者。<sup>③</sup>

---

<sup>①</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209, 232.

<sup>②</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 Consumption*, 46-49.

<sup>③</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223.

面對烈焰中冉冉升起的太陽神納納瓦津，《自主權》卷尾結語“自主即空無”<sup>①</sup>的含義也豁然開朗：“空無”（rien）並非“虛無”（néant），而是以耗費為原則，通過無為絕智來擺脫物化、超越生死，滌除一切功利負累，最終回歸生命本真的狀態，是豐盈充實卻毫無掛礙的自由。一言蔽之，自主是通過否定、耗費、摧毀達到的“主體性”，是消解物化奴役之後，看似一無所有，實則生命充盈的“無主體性”，也是無需建立在我他對立基礎上的“自主體性”。<sup>②</sup>

自主是巴塔耶哲學的旨歸，也是巴塔耶版本的“人是目的”，因為自主指向的是人類本身。自主是有朽之軀的無上榮耀，人之為人的終極尊嚴。在巴塔耶的筆下，自主者是終極的耗費者，他身處人類財富的盛宴祭典之中，卻不流連於物質財富的佔有。人類的勞作匯聚於此、湮滅於此，自主者在慷慨的揮霍中實現了豐盈的空無。<sup>③</sup>

自主權內在於每一個人類，即便是奴役狀態也無法抹殺人類根基處的自主性。但是，一旦沉湎於功利算計的物化法則，一旦喪失見證生命奔流的愛欲激情，一旦淪為貪生怕死的蠅營狗苟之輩，自主權就會逐漸褪去，直至完全消失。由此視之，將資本主義法則奉為圭臬的“最後的人”，實則正是尼采意義上虛弱衰頹、潛能殆盡的“末人”。

所以，歷史上的等級制度與至尊存在只不過是喧囂表象，自主權的關鍵在於人之為人的內在世界，在於人類內心百折不撓的堅毅尊嚴。的確，物質基礎極為重要——畢竟，沒有富餘財富，也就無所謂耗費。但如果物質豐饒無法激發人類內心反抗物化、擺脫功利的決心，如果人類甘於財富享樂、自滿於理性知識，拒絕將既有成果耗費殆盡為空無，那麼自主就只會繼續遭到人類的誤解，以至尊的假象縈繞在功利算計者籌劃未來的幻夢之中。

---

<sup>①</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430.

<sup>②</sup> Ibid., 237.

<sup>③</sup> Ibid., 241.

### 三、至尊與奴役：“自主”的歷程

《被詛咒的部分》三卷都具有某種“史論”性質：《耗費》以無用耗費的慷慨程度為標準，建構了人類由“耗費社會”墮落至“事業社會”的另類發展史；《愛欲史》試圖描繪愛欲活動在人類社會中的變遷；《自主權》同樣如此，為了說明自主何為、自主何往，巴塔耶勾勒了自主權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的種種變形。

關於自主權的嬗變，巴塔耶使用了一以貫之的衡量標準：人類對待富餘財富的方式，也就是人類社會的耗費程度。無論大小貧富，人類社群總會出現無法繼續用於體系增長的能量與物質富餘，如何處理此類富餘，如何在慷慨與慳吝之間作出抉擇，決定了社會的根本性質。一言蔽之，耗費的方式與程度標誌着人類自主權的形式與程度。

首先登場的是巴氏所謂的封建社會。不同於馬克思意義上的封建社會，這其實是《耗費》中所謂的耗費社會，或是人類學家所謂的古式社會。關於這一社會，《自主權》中的金字塔形象足以說明一切。在埃及人眼中，金字塔是陽光的象徵，也是王權的象徵：“站在金字塔腳下，勞作的世界湮滅無踪，這個世界的各類界線霎時不復存在”<sup>①</sup>。死去的國王化身為金字塔與陽光，繼續照耀世界、滋養萬物。

這一說法令人聯想起巴塔耶著作中不斷出現的“國王之死”寓言：國王死後，一切秩序瞬間崩潰，整個國家陷入儀式般的混亂狂歡之中，群氓如蛆蟲般啃噬着國王的屍體，享受着逾矩無度的自由。<sup>②</sup>國王代表着至尊權力的凝結，其屍體則象徵着豐盈能量的流溢。於是，如同海洋生物受到鯨落的滋養一樣，群氓也在狂歡中分享着國王軀體中凝聚的權力與能量。

---

<sup>①</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223.

<sup>②</sup> *Ibid.*, 89.

金字塔象徵的等級結構完美地展示了古式社會中人類自主的根本性質與分佈情況。整個社會由上至下，處於金字塔頂端的國王擁有“人的依賴性社會”中最為極致的自主權：至尊性，國王以降的臣民與奴隸只能由多到少、不同程度地獲得短暫的自主權。作為自主權的象徵，物質耗費所體現出的榮耀是古代人最關心的根本問題——國王處在耗費的頂端，他就是榮耀的化身。但對現代人而言，這可能只是無意義的虛榮而已。原因在於，古代社會的根本原則並非功利、算計、機械的理性思維，而是超越理性的耗費、神聖與神奇。<sup>①</sup>

一旦勤勉取代揮霍、功利趕走榮耀，人類就遠離了神聖世界，由耗費社會墮入生產繁榮、物質發達卻錙銖必較、平庸乏味的事業社會或曰物化社會。相較於古代社會的揮霍無度，事業社會就像一家只知逐利的企業（巴塔耶所用*entreprise*一詞兼有“事業”與“企業”二義），它只求財富不斷積累，卻絕不將其虛擲於無法量化計算收益的任何活動之中。

事業社會以相同標準衡量所有人，這終將導致人類的同質化：一方面，社會不再具有絕對的金字塔結構，勤儉謹慎的中產階級成為絕對的大多數，至尊的榮耀不復成為人類追求。另一方面，社會發達與物質繁榮的表象欺騙了大多數人，以為一切都將勻速向前，反抗與鬥爭也因此成為匪夷所思之事。至此，人類自主的根基蕩然無存，僅剩千人一面的平庸無趣。<sup>②</sup>

可悲在於，身處其中的人類毫無自覺，反倒認為自己無比自由，轉而通過各類區隔（*distinction*）手段追逐着某種類似自主的優越地位。貌似與眾不同，實則囿於同質境地，因為一切都無法逃脫物化詛咒。在這樣的社會中，自主的精神內核淪喪為物的追求與物的佔有。殊不知，這正是資本主義社會功利法則的彌天大謊，它讓人將奴役

---

<sup>①</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226.

<sup>②</sup> *Ibid.*, 300.

誤認作自由。區隔品味、追逐時尚看似逍遙自由，其實與自主相去萬里。歸根結柢，區隔是通過獲取、佔有實現的自由幻象，與通過耗費、揮霍實現的自主奢華可謂南轅北轍。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不過是變成了“物的依賴性社會”，其逍遙假象只是扭曲變形的物化造作。人類非但不是揮霍財富的主人，反而成了追逐物化的奴隸。<sup>①</sup>

雖然實現自主的外在條件不復存在，但人類追求自主的內在衝力始終蠢蠢欲動。於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戰爭成了接近自主、實現自主的唯一途徑。這是因為，戰爭迫使人類接近死亡、揮霍財富，以殘酷暴力的形式逼迫人類進入神聖時刻與神聖狀態，由此擺脫功利原則的支配與物性社會的枷鎖。正因如此，戰爭成了物化社會難以規避的必然結局：它既是資本主義社會富餘能量無從消耗的必然產物，又是人類變相接近自主的必然代價。<sup>②</sup>

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可謂是虛假自主為害人間的極致表現，其出現也印證了巴塔耶的觀點。在法西斯主義社會中，領袖以自主至尊自居，將自身裝扮為理性無法統攝的絕對異質存在。“元首”既像古代社會至高無上的君主，又像宗教世界聖潔無瑕的神祇，國民與軍人因此對他表現出絕對的忠誠與服從，因為其一己之軀凝結了所有人的榮耀、神聖與自主。

但法西斯的根本騙局在於，其首領吸納了所有國民與軍人的碎片異質性，以終極的異質性自居。但是，其手段不過是極致耗費性（宗教）與極致工具化（軍隊）的現代糅合，其結果則是整齊劃一的戰爭機器：“構成軍隊的群體從虛弱無力的烏合之眾變成純粹的幾何秩序，從渙散無形的一盤散沙變成南徵北戰的驍勇鐵騎”<sup>③</sup>。

法西斯領袖的虛假神話欺騙、統合了原本分散的社會個體，在

<sup>①</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349.

<sup>②</sup> 張生：《通向巴塔耶》，第234頁。

<sup>③</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cism,” in *The Bataille Reader*, eds. Fred Botting and Scott Wilson (Oxford: Blackwell, 1997), 136.

他的蠱惑下，情感服膺於政治、非理性受制於理性，一切異質力量最終匯聚至一身。在這個虛假至尊的身上，異質性蕩然無存，僅剩同質性的宰制奴役。在法西斯社會中，個體獻出自身最珍貴的情感與力量，成為戰爭機器的螺絲部件，共同塑造出海市蜃樓的自主至尊：元首——神祇與君主的“珠聯璧合”<sup>①</sup>，熠熠生輝的人類自主在矜誇虛華的偽神聖、偽異質當中徹底淪喪。<sup>②</sup>

二戰之後，法西斯主義已為陳跡，巴塔耶的批判矛頭指向了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社會。同大部分西方思想家出於意識形態偏見的攻擊不同，巴塔耶對蘇聯和西方採用了同樣的批判標準：如何對待富餘能量。據此標準，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並無二致：首先，兩者都將古代社會的耗費活動視作無法理喻因而必須革除之事。其次，兩者具有類似追求，但都向往生產力的無限增長，只不過蘇聯是以國家手段實現這一目的罷了。所以，蘇聯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都屬於物化思維與工具理性統攝的事業社會，區別在於處置財富的主體不同：前者為國家，後者為個體，僅此而已。<sup>③</sup>

更重要的是，在巴塔耶看來，斯大林社會磨平了一切階級差別，其結果是比資本主義社會更甚的同質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切權力都屬於國家，自主權內在於人類個體的情感根基與政治根基遭到釜底抽薪式的摧毀。最終，人性的繽紛、自主的星火都將在無差別的平均狀態中消磨殆盡。<sup>④</sup>就此而言，斯大林社會甚至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升級版”：生產擴張成為首要追求目標，個體尊嚴淪為無關緊要之

<sup>①</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cism," 139.

<sup>②</sup> 汪民安：《巴塔耶的神聖世界（編者前言）》，載《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汪民安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26頁。[WANG Min'an, "Georges Bataille's Sacred World," in *Eroticism, Expenditure, and General Economy*, ed. WANG Min'an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25-26.]

<sup>③</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349.

<sup>④</sup> *Ibid.*, 350.

事。<sup>①</sup>終於，告別古式社會的慷慨，穿越新教倫理的變革，經過兩次大戰的洗禮，整個人類社會都走向了極致膨脹的事業社會。慷慨耗費逐漸淪喪、慳吝積累成為主宰，人成為奴隸、物成為至尊。

#### 四、嘲笑與眼淚：“自主”的回響

從古代社會的君主至尊蛻變為工業社會的勞動奴隸，甚至法西斯社會的戰爭炮灰，人類自主權的變遷正對應着《被詛咒的部分》第一卷中耗費日漸式微、奴性主宰人類的歷程。在《自主權》開頭，巴塔耶就戲仿了莫里哀的名言，嘲諷資本主義社會的芸芸眾生深陷於“工作為了吃飯，吃飯為了工作”的可悲循環。<sup>②</sup>作為三卷本的終章，作為巴氏畢生探索的理論總結，自主權理論的首要任務，仍然是以反骨之姿嘲弄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邏輯：功利算計與物化奴役。

在巴塔耶眼中，資本主義社會無異於千人一面的荒蕪沙漠。以量化與物化為準則的同質社會將一切不“合理”的事物盡數排斥在外，使之成為晦暗與污穢的詛咒之地，將包含着驚奇、愛欲、聖潔、污穢等多重面向的“神聖”世界禁錮於“理性”人難以靠近的領域。但他大聲疾呼道，人類生存不能只靠食物，神聖時刻同樣不可或缺。物質需求與財富佔有絕對生命的唯一目的，超越需求之外，人類不能忘卻神奇的領域。這一領域，就是超越理性、功利、算計與勞作的異質領域。

神奇與財富多寡無關，財富無法帶來神奇，因為神奇的體驗屬於人性內在，它可能只是源自一縷陽光、一絲清風、一聲鳥鳴……巴塔耶始終強調，即便身處奴役狀態，我們也不要忘記人之為人的自主本質。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為例，儘管勞作奴役看似無法擺脫，但日常耗費活動中仍然存在着自主的星火。即便是勞作之餘的飲酒放縱，

---

<sup>①</sup> 張生：《通向巴塔耶》，第237-238頁。

<sup>②</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199.



仍然昭示着人類無法全然受制於物化奴役的自主光輝。巴氏指出，飲酒無關財富區隔，其關鍵在於耗費活動本身的指向，亦即某種“奇妙的況味，這種況味正是自主的本質”——在神奇瞬間把握世界，此時此刻，人類不再是辛勞的奴隸，而是自己的主宰。<sup>①</sup>

神奇、神秘、神聖雖與物質生產無關，卻是支撐人性、鼓舞人心的關鍵所在。在美、奢華、暴力、葬禮、神聖、悲愴、榮耀等時刻之中，蘊藏着人類超越功利的崇高理想與終極追求：自主。因此，同巴塔耶不斷重複論述的愛欲一樣，藝術、建築、音樂、繪畫、詩歌的本質也隱含在時間凝固、目瞪口呆、沉默無言的驚奇極境：神聖自主的剎那此刻。<sup>②</sup>

然而，二戰後的西方社會卻陷入了貧乏與豐盈交織的困境之中：一方面，面對蘇聯的威脅，人們發展不出真正有力的思想，只能在無力的喟嘆之中原地踏步；另一方面，在馬歇爾計劃的“慷慨援助”下，西方社會的經濟又重現欣欣向榮之勢，這就讓“歷史終結論”逐漸佔據上風。繁榮盛景之下，彷彿西式“自由民主”社會注定成為人類最後的歸宿。顯然，巴塔耶對此不會苟同。恰恰相反，歷史終結論中暗含的同質傾向正是巴塔耶不遺餘力批判的對象。

由此我們不難指出巴氏自主權理論在哲學層面的真正價值，亦即由新型主體模式出發建構人類共通體的有益嘗試。建立在我他對立基礎上的主體模式可謂現代西方哲學最重要的基石，但是，歷經殖民的罪行與戰爭的摧殘，無論在理論還是現實意義上，這一模式在20世紀已經搖搖欲墜。我們已經知道，巴塔耶所謂的自主其實是一種建立在耗費、否定與空無基礎上的“無主體性”或“自主體性”，我他對立或物權佔有非但不是它的基礎，反而是它要否定、耗費的對象。

在這樣的模式中，共處此世的他人就不再是薩特筆下地獄般的

---

<sup>①</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199.

<sup>②</sup> *Ibid.*, 200.

他者，而是共有血肉之軀的兄弟姐妹，是如我一般享有人性自主的存在。人類不再是他者或對象，而是必須互相交流的同胞。而人類之所以能夠成為同胞，並非因為相同的血緣，而是因為共同孕育自宇宙大化的事實，更是因為共同擁有人之為人的本質：自主權。可以說，巴塔耶用自主權理論再次回應了莫斯（Marcel Mauss）“走出自己”的呼籲。不屈的自主權成了團結世人的情感紐帶，“它能聯結我與他人，將具有共同本質、共同起源的人類聯結到一起”<sup>①</sup>。

有了共性，就有了共通的必要和可能。但這樣的共通嘗試絕不會因為共性而追求絕對同一，由此抹殺世人豐富多樣的異質特性。巴塔耶強調，共通的真諦絕非宰制他人，而是“知他人而識自身”<sup>②</sup>，也就是通過接近、尊重、了解色彩繽紛的人類生命，真正理解自己身而為人的真理。正因如此，他才會痴迷於人類學與異文化的文獻記載，才會執着於恣肆逾矩的異質言行。其實，巴塔耶想要通過驚世駭俗的資料與行動告訴我們，拒絕馴服、勇於逾矩，不將尊嚴與自主讓渡於任何事物，這樣才能在衝擊邊界的過程中感受自主、認識自己，而這本就是哲學探索的題中應有之義。<sup>③</sup>

就個人層面而言，自主權理論也是巴塔耶同自身和解、向世人告別的理論宣言。為了說明自主權，為了說明其神奇特點與空無本質，他反復強調眼淚的意義。眼淚可能源自歡喜，亦可能源自悲傷，兩種淚水都是突如其來的意外。同狂笑一樣，眼淚劃破了勞作時間的連續綿延，因此具有神聖的異質色彩，是自主之光突然顯現的神奇瞬間：

歡笑、流淚、詩歌、悲劇、喜劇（更寬泛地說，所有包含悲劇、戲劇與詩意成分的藝術形式）、遊戲、愠

---

<sup>①</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244.

<sup>②</sup> *Ibid.*, 247.

<sup>③</sup> *Ibid.*, 252.

怒、酒醉、迷狂、舞蹈、音樂、角鬥、葬禮中的恐懼、童年的魔力、神聖之物（人牲獻祭是其中最激烈的形式）、神性之物、魔性之物、愛欲（個體或非個體的、精神或感官的、腐壞的、大腦的、暴力的或精緻的），犯罪、殘忍、恐懼、惡心——所有這些時刻都代表着自主的流溢。<sup>①</sup>

文字本身雖然氣宇軒昂，但我們仍能感受到，這是一位哲學家走到生命盡頭時不甘向命運低頭的最後吶喊。如巴塔耶本人所言，神奇時刻同樣有積極與消極之分：消極的神奇就是死亡降臨，而積極的神奇可以體現為極致之美。但無論何種神奇，都是理性語言無法把捉、無法佔有的空無。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他試圖用理論書寫將這兩種神奇融為一體。<sup>②</sup>

像對待愛欲問題一樣，巴塔耶總是期待以燃燒一己之軀的方式照亮思想荒野。但是，這樣的嘗試最終只能是徒勞。儘管他“甘願推起西西弗斯的石頭，盡力想要開啟別樣的視角”<sup>③</sup>，但深深浸淫於資本主義物化邏輯的人們對此可能只會投以不屑與輕蔑——畢竟，由功利原則視之，勞作茲事體大，眼淚不值一提；物質財富代表一切，內在自主只是空無。

---

<sup>①</sup>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230.

<sup>②</sup> *Ibid.*, 207.

<sup>③</sup> *Ibid.*, 430.

##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ataille, Georges. *La Part Maudit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7.
- \_\_\_\_\_.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8. Paris: Gallimard, 1976.
- \_\_\_\_\_.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 Consump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 \_\_\_\_\_.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Vol. III: Sovereignty*.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 \_\_\_\_\_. *On Nietzsche*. Trans. Stuart Kendall.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 \_\_\_\_\_.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cism." In *The Bataille Reader*. Edited by Fred Botting and Scott Wilson. Oxford: Blackwell, 1997.

###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法】科耶夫：《黑格爾導讀》，姜志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  
[Kojève, Alexandr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Translated by JIANG Zhihu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 汪民安：《巴塔耶的神聖世界（編者前言）》，載《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汪民安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6頁。[WANG, Min'an. "Georges Bataille's Sacred World." In *Eroticism, Expenditure, and General Economy*. Edited by WANG Min'an, 1-36.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張生：《通向巴塔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ZHANG Sheng. *Towards Georges Bataill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20.]